

岭
南
遗
书

卷之四
知不足齋

昭代經濟言卷十一

嶺南遺書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沈

鍊

字純甫越人也嘉靖戊戌進士爲奸嵩誣死贈光祿少卿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口大策 全

臣觀昨歲口口犯順得利而歸邇又揚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塵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除天下之奸邪而激忠義則口口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大破口口口口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

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爲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慰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結賄者以爲旣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旣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

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郵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蝥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

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口口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尙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邪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旣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

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事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污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於丁汝夔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者然□□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而能保□□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

日在總論言卷一
三
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於將帥事失則歸罪於
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於其間其爲欺君誤國之
罪又大矣伏乞皇上敕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
而誅應斥而斥刑賞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
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不足滅矣邇者颺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激切惓
惓之至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

全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
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大哉王

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先朝內外姦
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
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旨意肆爲欺罔以
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畱中不出者
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
不能上通真僞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之
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先皇帝旣不得
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
朝恆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疎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
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
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

千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
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近日錢甯
家又復揆出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
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尙
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遇陛
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國延
頸拭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
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弊政
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朝百六十年
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蔑以加矣

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尙有可憂伏願陛下奉
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
日視朝之餘卽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
疏凝神注意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
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大事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
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卽有寢罷
亦宣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
私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祥擬旨進奏
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
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
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尙若闕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

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我太宗文皇帝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聖明

一念樸忠初先有見如此伏望陛下修舉祖宗久大之業
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宏規追究前日壅蔽
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敕旨處之重典以示
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聖明畱
神天下幸甚干冒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

全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
若通于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
化醇矣臣嘗莊讀竊嘆以爲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

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
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
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不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
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
妙比之弦管協和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
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
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
爲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
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
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

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
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
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
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
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
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
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
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
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除高下各有
其節今之樂律則掌職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
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理律

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武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帔旄舉弗辨之於份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廷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獲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

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
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敎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
劇喧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
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慝不復古禮不
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
日月之祀旣已復其初今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
樂難復臣厯考經籍樂家之說尙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
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
遷撰律厯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

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惠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生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